

高阳作品

◆ 拾壹 ◆

历史小说

铁面御史

高阳◎著



華夏出版社

铁面御史

高阳 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面御史/高阳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6.3

ISBN 7-5080-3975-0

I. 铁… II. 高… III. 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5672 号

大陆简体字版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5-1471

铁面御史

作 者: 高 阳

责任编辑: 梅 子 陈 默

装帧设计: 点石堂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

邮 编: 100028

电 话: (010)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1.125

字 数: 239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西门外，前临官道，后临运河的接官厅，已收拾得焕然一新，门楣上结着簇新的红绸子彩球；院子里搭起了高大的席棚，棚下设着乐户伺候的鼓吹。厨下越发热闹，宿迁城里第一家大酒楼“醉好春”派出来的上下手，洗剥的洗剥，割切的割切，掌勺的掌勺，烧火的烧火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近午时分，知县张华山鸣锣喝道，来到了接官厅。这位县太爷，向来架子极大；下了轿向站班的县厅、主簿、典史这些僚属，略微点一点头，随即问道：“马老爷呢？”

马老爷是驿丞，专管公文驿递、官员迎送，当差极其巴结，问他要车、要马、要伙子，总是一叠连声地回答：“马上有，马上有。”正好又姓马，所以这三个字就成了他的外号。

张华山一县之主，不好意思叫驿丞的外号；那专管公文出入、俗称“四老爷”的典史王通，性好诙谐，又与驿丞最熟，可就不管了，拉开嗓子大喊：“马上有！马上来啊！大老爷驾到啰！”

“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！”马驿丞正在亲自动手挂一幅画；一面回答，一面放下钉锤，赶了出去。

在台阶上迎着知县，兜头一揖，还来不及报告，张华山先开口问道：“都预备好了？”

“都好了！”

“筵席呢？”

“厨子已经来了。‘醉好春’八两银子一桌的海味席。另外是

三两银子的一桌便饭，两海碗、四小碗、四个碟子，一共五桌——听说这位按院大人带的人不多，一定够了。”

“按院大人”是指巡按御史。那是大明朝特有的官制，论品级，正七品的官儿，与知县一样；论职权，可就天差地远了——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，气派惊人，所到之处，无所不问，无所不管，大事奏裁，小事处决；府、州、县地方官的前程，全在他的喜怒之间，所以听说“按院大人”出巡，无不惴惴然捏了一手心的汗。

张华山却不大在乎。他中中了举人，在吏部花了钱，选出来当知县，在宿迁七年，就不曾见过不受贿的巡按御史；多接待一次“按院大人”，不过老百姓多倒一次霉，供应不妨奢华，红包尽管丰厚，却亏不到他的私囊，只要在上下两季征收钱粮时，加派及浮收一个虚头，就有了着落。虽然这是位新到任的巡按，但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他不相信黑眼珠见了白花花的银子会不动心。

倒往往是巡按的随从，常有一个招呼不到，故意挑剔的，所以张华山特地叮嘱驿丞：“千万不要顾上不顾下，眼光只放在巡按身上。须知‘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’。”

“大老爷请放心。这差使我办了不止一年了。”马驿丞拍胸答应，“包不误事！”

“不误事就好。”

“是！”马驿丞恭恭敬敬地答应，“绝不敢误事！”

张华山许了个心愿，作为激励：“等我把这尊‘神道’安安稳稳送走了，我有好差使派给你，调剂调剂。”

“是！谢谢大老爷。”马驿丞单腿着地，恭恭敬敬请了个安作为道谢。

把这些话交代过了，张华山到厅上来休息；他的僚属们都起立让座，“怎么？”他视线扫过，诧异地问道，“孙老师还不来？”

孙老师是县里的学正——学官都称“老师”，俗名“豆腐官”，最清苦不过。

张华山口头上恭敬，心里却看不起孙老师，认为当学官的，都是没出息的人；不过巡按莅境，一县大小官员，都该来迎接，缺一个不妥，所以这样问一声。

“孙老师可怜巴巴的。”王通说道，“一共两名‘轿班’，倒走了一双；大毒日头下，从城里走了来，自然慢了。”

“轿班怎么走了呢？”

“欠人家三个月工钱，豆腐都没的吃了，不走何待？”

“唉！”姓何的主簿叹口气说，“仕途上荣枯如此不同！说起来孙老师与新任按院，还是乡榜同年呢！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”张华山睁大了眼问道，“你怎么说？”

看他这样的神情，何主簿倒是一惊，只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？回想一下，没有什么错啊！

“我是说，孙老师与新任按院是乡榜同年。”

“真有这话？”

“孙老师亲口告诉我的，”何主簿又加了一句，“他是方正君子，谅来不会胡吹。”

“噯——！”张华山埋怨似的，“你不早说！”接着大声喊道，“来啊！”

贴身的家人就在他旁边，但要摆官派或者表示将要交代的事十分重要，非这样喊不可。



“喳!”家人张升也用同样高的声音答应着。

“派我的轿子去接孙老师。快,快!孙老师年纪大了,不要在路上中暑昏倒,那可是不当要的事!”

“喳!”张升又答应一声,佝偻着腰,疾趋而出。

轿子怕大太阳晒,就停在席棚下;轿夫找不到——他们知道一时不得进城,偷闲躲到凉快地方赌钱去了。等找了来,张华山已忍不住发脾气,“混账王八羔子”地大骂了一顿。

轿子刚抬出门,王通眼尖,指着说道:“那不是孙老师来了?”

果然是孙老师,走得上气不接下气,一件旧实地纱的蓝袍,背上整个儿湿透了。

张华山慌忙迎了上去,执着他的手,亲切地嗔怪:“孙老师你也是,轿班走了也不派人跟我说一声,我拨两名给你就是了。大太阳底下走了来,叫我于心何安?”

“还好,还好!安步当车,总算也走到了。”一面说,孙老师一面翻着眼看这位县太爷,仿佛不解他今天何以这样子客气。

客气还不止于口头,张华山叫人替他抹汗、打扇、泡来供巡按享用的“六安茶”,还要奉他上坐。孙老师再三谦辞,说到“朝廷体制所关,不敢僭越”,张华山方始让他在左边坐下。

大家心中都明白,一向看不起孙老师的县太爷,为什么忽然如此恭敬。王通嘴快忍不住动问:“孙老师,听说你与一位贵人有旧?”

“你是指新任按院刘少鹤吗?”

新任巡按刘天鸣,字少鹤;听孙老师这样称他,张华山便知同年的话绝不假,随即答了一句:“是啊,是说按院。”

“说来惭愧！”孙老师摇摇头，啜了口茶；望着空中，老眼中有凄凉感慨之色。

“说说何妨？”王通问道，“你们是乡榜同年？”

“不但同年，还是同窗。”孙老师徐徐答道，“我跟少鹤最好，一起入学，一起中举，名次还是我高些；到了会试就不同了，他联捷成进士，我三赴礼闱，名在孙山以外，母老家贫，不得已赴部候选，选上了这么个吃不饱饿不死的学官。唉！”

“作育人材，清高之至。不比我们，”张华山指着他的僚属说，“都是风尘俗吏。孙老师，你不必愁，‘六十无肉而不饱’，豆腐不能再吃了！包在我身上，叫你天天吃肉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孙老师拱拱手，“我也甘于藜藿了。”

尽管他愿意清贫自守，张华山却下定了决心，要替孙老师额外弄些好处。这是条路子！他在想，知县九年任满，自己在宿迁还有两年，这两年把巡按敷衍好了，只要不出纰漏，就升任知州。倘或巡按的考语考得格外好，说不定超擢知府——本府的淮安府，是个一等一的肥缺，要弄到手，真正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；如果心稍微狠些、手稍微辣些，这一任知府下来，尽可告老还乡，优游林下了。

转着这一连串的念头，他飘飘然浑身轻快。后半世的良田大宅，美妾姣童，都要从孙老师身上生发，这尊财神福星，岂可不巴结？于是他转过脸来跟县丞商议。

县丞名叫杨守文。除了知县就是他大；所以张华山对他说话，称呼和措词比较客气：“守文兄，作育人才是百年大计，地方上该置些学田。明天请你约几位绅士来，请他们想点办法。这件事就奉

托了，务必办成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学里的事，我一定尽力。若说要叫孙老师过几天舒服日子——”杨守文停了一下，笑笑又说，“只怕缓不济急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另有办法。”张华山环视四周，这一次找上了居于末座的巡检，“赵士龙！”他直呼其名吩咐，“你每天给孙老师送五斤猪肉，一斗白米。”

巡检管收税，油水甚肥；赵士龙奉命唯谨，赶紧站起身来答道：“遵办！遵办！”

孙老师觉得受之有愧，预备辞谢；刚要开口，张华山按着他的手，抢在前面拦阻。

县丞杨守文、巡检赵士龙原是知县张华山一路上的人，也帮着相劝，你一句，我一句地，不容孙老师有插嘴的空隙，只得罢了。

换个话题，又谈到了巡按御史。这时才是孙老师一个人的话；谈了刘天鸣的许多往事，看起来是个脾气很倔的书呆子，张华山心里不免嘀咕。

“不知刘公在贵州的政声如何？”他试探着问。

“‘云贵半片天’，道路修阻，音问甚稀，我倒不大清楚。”孙老师想了想说，“不过，由偏远省份，调到南直隶来，可见得我这位老同年，颇受朝廷的器重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张华山附和着，还要想说两句恭维刘天鸣的话，让一骑到门的快马打断。

骑了快马来的是睢宁县的差役，专程来投一封信。信是睢宁的知县所发，他奉了巡按的面谕，通知张华山不必迎接，也不受招待，说是到了宿迁，自投驿馆，不劳费心。信上又隐约暗示，这位刚

刚上任的巡按御史，不易伺候，诸事都要当心。

看完了信，张华山上不了心事。不过表面极其沉着，犒赏了来人，才宣布这个消息。大家的第一个感觉是扫兴，其次方想到刘天鸣的为官，与以前作威作福的巡按不同。但是，再想下来，各人心情就大不相同了，像孙老师，有此一位清正如昔的老同年，自然钦佩而欣慰，其余的人就不免或多或少地起了警惕。

“可惜了八两银子一桌的海味席，只好自己享用了。”张华山故作豁达地说。

三伏天气，扫兴而又担心，当然没有好胃口，一席盛筵，草草终场。张华山回到县衙门，连官服都顾不得换，立即吩咐张升：“传三班六房到花厅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这三班六房，就算是县大老爷的“文臣武将”。文的是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房的书办；武的是皂、壮、快三班的隶役——这三班又有内外勤之分：皂班掌管监狱、值堂、行刑，是内勤；壮班管抓捕盗贼，快班执掌侦缉，都是外勤。而壮班和快班的职司，实在无甚分别，所以都称捕快。

宿迁县的捕快头儿，名叫卫虎。提起此人，城里城外无人不知；五十出头年纪，瘦瘦小小，穿一件打补丁的黑布袍，戴一顶褪了色的红毡帽，走到人面前，连小孩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。可是要一提“卫头儿”三字，哪怕是一等一的大力士，也会兴起一种蓦地看见一条毒蛇的感觉。

卫虎是张华山面前的红人，自然也是心腹——第一号心腹。因此，当三班六房的书办、皂隶和捕快集中花厅，张华山郑重告诫，这位按院大人与众不同，各自检点，诸事小心以后，特别把他留了

下来,有一番密议。

既是“密议”,自然都是些不能为外人道的话;要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事,提出来检讨一番,该掩饰的掩饰,该弥补的弥补,该压制的压制,总而言之,不能让新任巡按知道。无奈这两个人平日造的孽太多了,一时竟有些茫然,好像一团乱丝般,不知头绪在哪里。

先搁下这方面,谈到对巡按那面的“打点”。这是早已准备好了的,一共两千两银子,巡按和他的手下,各分一千;如果不够,由张华山斟酌情形增添,事后再来算账,无须再议。现在要商量的是,孙老师那一条路子,如何去把它走通。

“今天我才知道——别看那股穷酸相的孙老师,像个三家村的‘糊猕王’,竟是按院的同窗好友,乡榜同年。这个人对我们大有用处,非得把他收服了不可。”

“是!”卫虎心想,这无非要钱,便即答道,“请大老爷酌定了数目,我马上备齐了送去。”

“这倒不忙,难处是怕他不肯收。”张华山把托县丞设法办学田,以及命令巡检每日供应食料的经过,讲了一遍,接着又说,“现在情形又不同了,非把他拉在我们这一边不可。学田的事,缓不济急,送些猪肉白米,情分不够。我想要筹五百两银子送去了,他肯收就好办了,只怕不肯收,如之奈何?”

“总有办法好想。”卫虎慢吞吞地说,居然是恹恹儒者的神情。

张华山看他低头不语,便知他正在大动脑筋;而且要不了多久,便有绝妙的办法想出来,所以他抽空吸了一袋“淡巴菇”,静静等着。

“大老爷!”卫虎真的要不了多久,便抬起了眼问,“非要他听话

不可？”

“当然啰！”

“那么，一个人敬酒不吃，就只好请他吃罚酒了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张华山想一想，点一点头；声音越来越响，见得他已有所领会了，“是如何的一杯罚酒？”

“要看大老爷的意思。”卫虎踏上两步，附着张华山的耳朵，咕咕噜噜说了好一会。

“好，好！”张华山一叠连声地说，“就是这么办！都交给你了。”

“大老爷请放心！”卫虎低声又说，“提起孙老师这条路子！我倒还有句话禀告，有条路子，我已经搭上线了，大老爷要不要走？”

“路子越多越好。你说，是怎么一条路。”

“这条路‘通天’，走得吃力；走到了，可就不管他来的是怎么一个狠脚色，都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“那好啊！”张华山极兴奋地说，“快说，快说！”

他要快，一个偏偏慢条斯理地，先向外看清了没有人，才从靴页子掏出一支水笔来，在手掌上写了两个字，向上一照。

上面写着一个名字：“刘瑾”。

刘瑾是宫中执掌钟鼓司的太监，极受接位不久、年轻而好嬉游的正德皇帝的宠信——宫中最有权势的太监，一共八个，号为“八虎”，刘瑾就是其中张牙舞爪的一只白额虎。能搭上这条路子，恃为奥援，天大的事都有了担待，所以张华山大为兴奋，不但力赞其成，而且对卫虎也越发另眼相看了。

不过，这条路子正在进行，还没有到走通的时候，所以卫虎还不敢肆无忌惮。回到班房，独自盘算了了一会，唤来几名心腹，悄

悄叮嘱了一番，分别展开了秘密的布置。

最后还剩下一个，名叫王狗子，是卫虎手下最狠的角色；他还没有派到差使，所以这样问道：“头儿，今天没我的事吧？没我的事，我到‘醉好春’去走一趟，趁早把喜筵定了下来。”

“慢着，要改日子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问了这一句，王狗子忽然意会，放低了声音说，“想是按院大人要来了，不得不避一避？”

“嗯。”卫虎点点头，“取本皇历来！”

翻了翻皇历，卫虎挑了七月二十四，也是个“大满棚”的好日子；这一天是七月初八，有半个月的工夫，新任巡按早就勾当完了公事，到别县去了。

二

卫虎续弦，王狗子算是大媒。这个媒人完全不懂做媒的规矩；其实也不必懂，懂了反而不好，因为这头亲事，根本就不是从规矩道理上来的。

敲开了门，门里的尤三一见是王狗子，马上脸色就变了，但不敢不敷衍，那龇牙咧嘴硬挤出来的笑容，比哭都还难看。

“便宜了你，尤三！”王狗子跨进门来，一只脚踏在板凳上，仰着脸说，“跟你老婆多做半个月的夫妻。你听清楚了，日子改到七月二十四。”

“王，王大爷！”尤三结结巴巴地说，“这件事，实在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王狗子不容他说完，一声喝，“我看你是犯贱！一百二

十六两银子，买你老婆这个破货，你还噜苏？”

“老天爷在上头，”尤三气急败坏地，“原来只借了卫头儿二十两银子，利上滚利，滚成这个样子。做人要讲良心！”

“你说谁没有良心？”话落手起，王狗子一巴掌扫过去，把尤三打得跌跌冲冲，撞到了土墙上。

站定脚，捂着脸，尤三的眼都红了，但是，他还是没有那个胆量跟王狗子斗一斗。

“你他妈的，也不想，你老子死了，睡的棺材，是哪里来的钱买的？利上滚利，你不会不叫它滚么？废话少说，”王狗子走过来，当胸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，瞪着眼说，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此刻再替卫头儿做个主，拿一百二十六两银子来，还你老婆的卖身契！”

嘴里在吼，手上也加了劲，抓住那个老实人的衣服，推来操去，把尤三搞得头昏眼花，大声喊道：“放手，放手！”

越是这样喊，王狗子越不肯放，而且变本加厉了；他是开道神般的身坯，手往上一提，尤三顿时双足凌空，然后他使劲往墙上一推，从牙缝里挤出声音来问道：“你说，你是舍不得老婆，还是舍不得命？”

尤三被王狗子推抵在墙上，丝毫动弹不得！氍氍一只大手压在胸前，连呼吸都觉困难，哪里还说得出话？唯有口中发出“嗨，嗨”的怪声，拼命挣扎，但怎么样也逃不出王狗子的手掌。

一个不肯放手，一个已翻白眼，就在这快要出人命的当儿，听得一声凄厉的叱斥：“姓王的，你好狠的心！”

王狗子不由得就松了手，转脸看时，布帘掀处，一个二十三四

岁的少妇，闪了出来，穿了一身青布裙，大概正要梳头，一头漆黑的长发，从肩上甩了过来，握在极白、极丰腴的手里。她有一张长圆的脸，生了一双丹凤眼，在此愤怒的时候，特别显得有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——王狗子不由得有些气馁。

“你逼死他也没用，有话跟我说。”

“尤三嫂，”王狗子想到半个月后，她的身份便大不相同，越发陪了笑脸，“我不过跟尤三闹着玩。转眼大家要结成亲戚了，应该客客气气的。喏，”他转过身来向正在喘气的尤三作了一个揖，“我陪礼，我陪礼！”

“哼！”尤三嫂冷笑道，“你少来这一套！说吧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奉了卫头的差遣，来送个信，改了七月二十四的好日子。到那一天，尤三嫂，你就成了我们的卫大嫂了——金镶玉嵌，绛罗包裹，真正好风光！”说着，王狗子把眼斜瞄了过去，盯着尤三那件打了补丁的竹布衫。

尤三把个头低了下去，是自惭形秽，觉得配不上他妻子的神情。尤三嫂的脸却越发板起来了，胸脯起伏着，仿佛有句话，几次三番冲到喉头，又咽回腹中似的。

“怎么样？”王狗子看着她问，“有你一句话，我就好回去交差了。”

“好！”尤三嫂咬了一咬牙答道，“你们不是要人吗？到时候来抬好了。”

王狗子把大拇指一翘：“女中丈夫，有担当！这才真的配得上我们卫大哥。”说着，作了个告辞的姿势。

“且慢！”尤三嫂把他喊住了说，“当初原说再贴我一副妆奁，这

话怎么说？”

“这话自然算数。不过——”

“好了，”她打断他的话说，“你再叫卫家送二百两银子过来，妆奁我自己来办。还有把那张借契，明天一起给我送来。”

“明天？”

“你不放心？”尤三嫂冷笑说，“宿迁县里，谁不知道卫头儿？就算无凭无据，还怕人逃得出你们的掌心？”

“这倒是真话。”王狗子想了一会，说，“明天可不行，过个几天，我一定给你送来，总让你还来得及办嫁妆就是了。”

王狗子算是做事扎实，防着万一到巡按御史“放告”时，尤三夫妇收回了借契，便好去控告卫虎强占霸娶，所以那张借契，还要暂留一留，等按院过境，才能给她。

* * *

按院刘天鸣就在王狗子离开尤家的那一刻，已经悄悄到了宿迁县；他预先派了从人安排，绕城而进，在东门外的鲁肃庙，借了两间空屋住下——明朝的制度，文臣武官，都可以自畜家将，作为护卫；刘天鸣有两个家将，一个叫李壮图，一个叫林鼎，都是四川人。等在鲁肃庙略略安顿好了，刘天鸣把他们两人找来，说要进城私访。

这套花样，他们在西南是见惯了的；自入江苏省境，这还是第一次，所以李壮图脸上略有踌躇之色。因为入境尚未问俗，而且地形不熟，口音不对，他们负有暗中保护的责任，干系甚重，不能不谨慎。

“大人此番是上任，”李壮图说，“等到了任上，细细询明各地情形，再出来私访，比较妥当。”

“妥当是妥当，”刘天鸣笑道，“只不过到那时候怕访不出什么来了。你们不必担心，快去改装。”

听得这样吩咐，那两人唯有遵命。林鼎扮一个“货郎儿”，挑一副南北杂货无所不有的担子；李壮图扮成身背药箱，手摇串铃的走方郎中；刘天鸣自己扮作会看相的游方道士，用竹竿撑起一条布幌子，捏在手里，幌子上七个大字：“小纯阳相天下士”。

李壮图摇着串铃开路，林鼎挑着担了，摇着“拨浪鼓”殿后，中间是刘天鸣，由林、李二人前后保护着，进了宿迁的东门。

大街小巷，一路吆喝，李壮图的买卖不错，林鼎也有人请教，只有刘天鸣还未开张；心里在想，这样下去不是回事，得要设法找人搭讪，才能从看相算命之中，访出此地方官的政声来。

正在这样思量时，忽然看见有家人家，主人出门送客；那客人的态度却很奇怪，怒气冲冲，仿佛刚吵了架出来，做主人的一脸惶恐，不断地在说：“请回来、请回来，我还有下情奉商。”

那客人站定了脚，回过身来，断然拒绝：“再没有什么好商量的，我这个媒人，在你们两家当中，把个头都轧扁了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：男家已经有话，七月二十四日非办喜事不可。男家也不发轿，也不来亲迎——这不是男家不讲道理，发了轿来，你们女家不肯让新娘子上轿，男家这个面子丢不起。到了那天，府上如何，男家不管，反正花轿不到，男家另有准备。言尽于此，尊驾自己斟酌吧！”说完作个揖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送走了大媒的那人，正待回身进宅，转脸之际，不由得站住了